

初夏五月，已是午夜时分，仍然燥热难耐，让人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有了睡意，半梦半醒中，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布谷鸟鸣，似来自遥远天际，又像在身边耳畔，让我睡意全无，恍惚中又回到了童年的看场时光。儿时的记忆里，麦收季节是庄稼人最苦累的日子。一望无垠的麦田里，麦浪滚滚，烈日炎炎，大人们戴着草帽，弯腰割麦，挥汗如雨。打麦场里，麦垛高耸，烟尘飞扬，一把把铁杈、木杈上下翻飞，热火朝天地翻场、晒场，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拉着石磙一圈圈地碾着麦子。太阳西斜，燥热散去，一天紧张繁忙的劳动结束了，村里炊烟袅袅。吃过晚饭，夏虫低吟，凉风习习，我跟随大人一起去看场。路边清香的青草味沁人心脾，河里蛙声如潮，夜空月色皎洁，一派静谧幽美的乡村初夏夜。

所谓看场，无非是看麦收工具和防夜雨淋麦。在场里找块地方打扫干净，展开苇席，扔下铺盖，就成了一张好大的床。躺在床上，清风拂面，麦香扑鼻，看着天上眨眼

# 看场

王雪涛

的星星，还有夜灯闪烁的飞机，听大人讲着远远近近的故事，什么也不想，细细享受一天中最美妙惬意的时光。因为同村的打麦场都连成一片，听到邻场里有孩子们嬉闹的笑声，便忍不住一骨碌爬起来，穿上鞋就蹿了出去。在宽敞平整的场里，我们在麦垛上打滚，玩游戏，捉迷藏，打闹声，叫喊声、嬉笑声传出很远。玩累了，有人提议去偷瓜，我们就趁着夜色悄悄摸进抓钩爷的瓜园，偷摘了几个甜瓜。不曾想逃跑时有人被瓜秧绊了个狗吃屎，“哎哟”一声叫了出来，大家吓得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瓜棚里的

抓钩爷咳嗽一声，说：“小兔崽子，别摔着了，快滚吧！”大家发现藏不住了，笑着一哄而散，回到场里“坐地分赃”。吃完瓜，天色渐晚，大家仍玩兴正浓，但在大人一遍遍的催促下，才意犹未尽地回到各家场里，昏昏沉沉地睡去。

夏天的天气瞬息万变。有时睡到半夜，忽然下雨，大人一边摇醒睡梦中的我们，一边找雨布盖麦垛，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柱划破如墨的暗夜，场里一片忙乱的身影。一切停当后，我们把铺盖搬到铁杈和雨布搭成的窝棚里继续睡觉，没有窝棚的就在麦

垛里搁个洞。夜色深沉，又困又累的我们伴着大人的呼噜声沉沉入梦。一觉睡到天色大亮，揉着惺忪的睡眼醒来，发现东方已是朝霞万丈，大人早已趁凉快开始割麦子了。于是起身穿衣，在河里洗把脸，晾晒被露水打湿的被子。不一会儿，母亲送来了早饭，有腌得流油的咸鸭蛋，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清香可口的变蛋，香喷喷的白面馍，甜甜的绿豆汤，都是平时不常吃的饭食。吃完饭，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光阴荏苒，麦子熟了一茬又一茬，庄稼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只有年复一年的布谷鸟鸣还似曾相识。如今，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金黄的麦田转眼间已是一片空旷。于是，儿时在麦垛上嬉闹的场景不再来，躺在席上数星星的惬意不再来，盼着早晨吃咸鸭蛋的日子也不再来。看场的时光渐行渐远，曾经熟悉的孩子们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我们一年年收割着麦子，也终将被光阴收割进岁月最深处。

## 父亲的幸福生活

张明

我的父亲于1946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那年爷爷56岁。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对于以挣工分作为唯一生活来源的老人家庭来说，注定生活贫寒。

爷爷不识字，在饥饿的年代里，他仍苦力支撑孩子上学。

父亲步行到二十里外的县城上小学，胳膊弯里挎着一星期的口粮。这些黑面窝窝是不可以随便吃的，每顿饭要计划着定量吃，不然一星期支撑不下来，就要饿肚子。

父亲瘦小，饭量也小，倒是帮了他的忙。

住校是在潮湿的筒子房里，屋里排满了地铺，人挤人躺着好像红芋苗子。躺下来，身下就是自己的地盘，如果半夜上茅房，回来就不好再找到位置了。

父亲成绩好，老师特别关心他，还给他起了学名，寄托希望。1966年父亲高考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高考取消，父亲只得回乡劳动，当了农民。后来几经辗转，磕磕绊绊，做了几个地方的代课教师。

生活的磨难并没压倒父亲。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不忘看书学习充实自己，还哼唱曲子，练习打简板、敲鼓、说书，自娱自乐。父亲爱看书，写得一手好文章。父亲爱书法，练得一手好魏碑，棱角分明，峻峭挺拔，正如他的刚毅果敢、不屈不挠。

农村讲门头，有的人家挺势利。父亲从来不会这样，谁家红白喜事，父亲都会主动帮忙。特别是村里的困难人家，孤门独户，父亲帮起忙来更是不遗余力。给人家写对联、记账单，抬桌子、端盘子。他常说，不求锦上添花，只愿雪中送炭。

现在，父亲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仍然精神矍铄，关照着他的子女，关心着他的周围，热爱着生活，体味着幸福。

## 谈论麦子的人

周存亮



忙不忙，三两场  
忙种是收获的锣鼓  
忙种是希望的火花  
老人最爱念叨的  
就是忙种  
收获——播种  
满地的青苗疯长

明天就要忙种  
却没有种的可能  
满地的麦子像一个  
不肯回家的调皮孩子  
站成青绿的阵营

于是，我们缅怀火热的夏天  
怀念火热里饱满的麦粒  
怀念没有休息却不说累的

黄昏  
布谷叫声远了  
农人叹息：麦子，麦子  
忙种，忙种

我爱这村庄的正午

我最爱这梦呓般的时光  
婆娑的枝叶在清风里游戏  
袅袅的炊烟溜进白云的家园  
一头牛摇着尾巴踱进村庄  
一朵桐花跌落，从高高的枝头

趴在牛角上东张西望  
我最爱这村庄的正午  
油油的麦苗跳起盛大的化

妆舞会  
痴情的白杨羞羞地挽着白云  
红的黄的紫的紫的野花摇  
弄姿  
青冢上一朵水仙灿烂地开放

数千枚花蕾咬咬呀呀在古槐间歌唱

我最爱这正午的村庄  
数丛屋舍黄鸡啼  
万顷平畴青冢秀  
一南一北一生死  
从古老走向永恒



## 忆端午

孙平 口述 曹丹 整理

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唯独端午节这天家里异常热闹，所以每年刚过完春节就盼望着端午节的到来。

端午节又叫做五月节，五月是毒月，又是整个夏天的开端，五毒蛇开始活跃、魑魅魍魉也开始猖獗，这对人特别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孩子来说最易受到伤害。于是在端午节这天母亲一大早就去村口的坟头割艾草和蒿子，回来后开始打扫庭院，煮鸡蛋和新蒜。等孩子们都起床了，便把新鲜的艾草和蒿子点燃在屋里屋外熏上一遍，除四害、防蚊虫为孩子们消灾防疫。艾草除了可以用来熏房子防蚊虫，小时候母亲还把剩余的艾草晒干炒鸡蛋，不但美味还可以止咳嗽，只有哪个孩子生病了才有机会吃到。

熏完院子就到了分鸡蛋和大蒜的时候了，小时候家庭贫困，能吃上煮鸡蛋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在端午节这天我们家的孩子每人可以分到两个鸡蛋和半碗蒜头。我和大弟弟迫不及待的就把鸡蛋吃完，小弟弟却舍不得把鸡蛋一次吃完，总是吃一个留一个拿在手里把玩。小时候大弟弟饭量很大，两个鸡蛋自然是不够吃的，于是就瞄上了老么剩下的那个鸡蛋。给老么要他自然是不会给的，

于是大弟弟便趁老么不注意从他身边走过，故意把他的鸡蛋碰掉在地上。老么看鸡蛋摔烂了便哭着打滚说不要了，老大问你真不要了，不要我就吃了，于是不等老么反应过来捡起地上的鸡蛋三两口就吃完了，老么则是哭着跟哥哥要鸡蛋。那时候母亲为了端午节让我们吃上鸡蛋，总是很早就开始存，数量是刚刚够每人的份，小弟弟的鸡蛋被抢了之后很难再找到鸡蛋煮给他吃。于是我们家每年端午都会上演大弟弟抢老么鸡蛋被打，老么躺在地上哭到中午的戏码，煞是热闹。

在我国端午节给孩子们佩戴香包有驱瘟辟邪之意。那时候家里穷买香包是不可能的，只能自己手工缝制。小时候的我很爱做针线活，每到端午节母亲就给我找些彩色的布头，五彩丝线和香料让我给弟弟们缝香包。我最喜欢缝一些小动物形状的香包，就是先在彩色的布头上画上动物的形状然后剪下来，用五色线封边，最后留一个小口把棉花和香料从那个缺口塞进去，塞满后再把缺口用线缝起来，这样一个可爱的香包就缝好了。这种动物图案的香包是比较初级的水准，后来随着技术的纯熟，我开始缝一种叫做搬脚娃娃的香包。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孩

子坐在地上，用自己的左手去搬自己的右脚，十分逗趣。它还有祝福小孩子健康成长的寓意，特别适合小宝宝佩戴。如果做的多的话还可以把十二生肖的香包穿成一串，最下面放上搬脚娃娃挂在墙上做装饰既美观又实用。

我小时候家在农村，端午节吃的粽子都是母亲亲手包的，那香甜的滋味至今难以忘怀。每年端午前一天母亲就准备好粽叶，糯米和红枣，第二天等我们吃完早饭便教我们包粽子。母亲先把洗好的粽叶折成一个倒三角，再把前一天泡好的红枣糯米放入折好的粽叶中，然后封口并用麻绳系牢，一个完美的粽子就诞生了。最后把包好的粽子放入锅中，待飘出淡淡糯米香味的时候，可口的粽子就出锅了。这时候闻到香味的我们已经失去了理智纷纷跑到锅边等母亲分给我们。慈祥的母亲看着我们眼馋的样子，怕烫着就把煮好的粽子放入凉水中以便我们能尽快吃上香甜可口的粽子。虽然现在粽子的种类口味多种多样，却再也吃不出儿时那种幸福的感觉。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要到了，现在的我早已不再缝香包，为了省事粽子也是从超市买来的，但儿时端午那种温馨快乐的场面却使我永生难忘。

## 野花儿为谁开

王天义

我爱到郊外散步。散步时又常常喜欢俯下身子，去欣赏那长在地上的少人问津的野花。

春天是野花的季节。“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待到浅草没膝的时候，各种野花就会竞相开放。由于它们大多娇小而朴素，不像梨花桃花那么惹眼，如果不留心，乍一看，你会觉得没有多少花；可仔细一瞧，你就会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感到惊奇——花儿多得胜过地上的野草，赛过天上的繁星。

如果把野花儿比做女人，那么世上有多少种女人，野花就有多少种形态。

荠菜花是开得较早的野花。它有着小米粒的大小，小米粒的形状，小米粒的颜色。它是来自乡村的小姑娘，腼腆，羞涩，常常怯怯地躲在花草们中间。

猫儿眼花是嫩绿的颜色，和它自身茎叶的颜色极为相似。如果仔细看，你还认为它们本身就是叶子呢。在野花们中间它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它是野花中的处子，亭亭玉立，清纯娴静。

野菊花不像人工培植的那么种类繁多，主要以金钱菊为盛。金黄的花朵指甲盖大小，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它是野花中的修女，清冷孤傲，拒人千里。

燕麦花与众不同，让人看不懂它的花柄、花萼、花瓣、花蕊。晚春时节，燕麦开始抽穗儿开花。绿绿的细长的穗儿形状像条绳子，麦芒和麦壳中间黏着馍渣似的花粉，在五彩斑斓的野花中间，看着让人十分同情。它是野花中的弃女，天真活泼，充满稚气。

野花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从不挑剔。高山峡谷，丘陵平原，沙漠湿地，只要是有水土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我常想，野花们的生命大多是短暂的，其生也，没有人为它们喝彩，其凋也，没有人为它们悲哀；可它们却能随地而生，随时而动，义无反顾地为土地开放，为四季开放，为生命开放，为自己开放。其心态，其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人类追随效法吗？

## 飘忽的思绪

——记高考前夕一串心路历程

王伟

已是六月的天，浑然不觉，流年似水，于悄无声息中不留一丝痕迹地飘逝了，只有季节风还在梧桐的枝柯上唱着夏日的歌。

不再留恋黄昏的落阳，不再忘返幽静的槐林，你一如既往地幻想着“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一动不动地伏在教室的一隅，雨季还没有来，夏季风已穿透冬季的凄迷。你抛弃了一串往事，你说那些故事都不成功。我望着你，想对你微笑，可那笑容却僵僵的。你说还是不要为难自己吧。毕竟我们都不容易。于是，我无言，望着你那宽阔明净的额头，我忽然觉得是时候了，而此刻，你已抬起右手，扣响命运之门。

恍惚间有一种隔世之感，置身于茫茫人海，感到的却是大漠独行的静穆和空旷。拖着疲惫的身躯，怀着一颗孤寂而又颤弱的心，你蹒跚而行朝着远方的一座孤岛，抑或是一片绿洲，荧烛的微光闪闪的，如母亲殷切的目光，你犹如一支瘦弱的风筝，母亲用线把你的翅膀缚住了，而一边又把你放向遥远的天空，不知道前面是险滩还是太阳神的祝福。就这么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所有过去的一切都不回复，任昨日的风吹过，吹散尘封的四季，吹平岁月的坎坷。十几年风风雨雨，铸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你，再一次回过头，再次凝视身后的路，几多曲折，几多凄迷，斑斑泪痕掩去往事的记忆，穿过母亲叮咛的目光，你义无反顾地向前……

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冷静，仿佛悟透了一切禅机，顿生

一种玩味人生、体察世相的精明透辟和俯瞰人生，洞悉底蕴的那份冷清超脱。局外人一般也来往于匆忙匆忙的人群里，好像对生命中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了如指掌，不再为等待某一刻的出现而激动不安，生命本无颜色，就像一张素洁的纸，任你在上面涂抹成一副副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生画面。你说，生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战胜自我而又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岁月的足印显现在每一根头发丝里，也显现在每一道皱纹里，历经沧桑的脸上依稀可辨风吹雨打的痕迹，生命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人们暗示着它的逝去。而此刻，生命之河正汨汨滔滔向着远方的旷野奔去。

你常对自己说，人生原本如此简单，如果过多地施以人因为，那往往要变得出人意料的复杂，生活是怎样就怎样，是不是应该怎么样，自然之力是伟大的，人生的大悲大喜皆在自然之风的吹拂下，显得平平淡淡，无须苛求，不必在意，生则生矣，负荷没有必要始终如一地陪伴一生。人生一世，固然难免，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困扰，但也应该有轻松潇洒和闲适愉悦，望着前路遥遥，大漠雄风渐起，天地间蓦然飘扬起世纪的浩歌，随风去吧，不要期望归宿。

已经没有灯光，萤火虫也已飞回巢，如潮的蛙声渐渐息却了，只有那只不知疲倦的布谷鸟还在唱着殷切的歌，不知道你的眼睛为什么突然变得潮湿，一种悲凉感使你的心在沉默中睡去，而就在此时此刻，你却蓦然记起：不要荒芜，我们的心地！

## 七律·怀杜工部(外二首)

张保安

颠沛流离蜀道中，  
浣花溪畔叹西东。  
家书北望金不换，  
鸿雁南飞羽可翀。

杜宇襟怀常涕泪，  
共仰肝胆更摧胸。

以诗纪史资通鉴，  
超越盛唐社稷恭。

西江月·邀杜甫

沉郁更兼顿挫，昂扬偏又

蹉跎。行间字里费哦哦，忍看生

灵难过。

遨游神州盛世，遍闻华夏笙歌。吃穿行住尽祥和，诗圣归来多贺。

[中吕]普天乐

聆听诗圣  
大河边，嵩山下。穿时空相游万里，与诗圣共醉千家。社稷隆，江山画。盛世中华和谐纳。想唐时嘶愧无涯。难比后人旷雅，端的前途潇洒，享四海丽日朝霞。

## 游沈丘中华槐园有感

王志军

仲夏时节游槐园，  
心中感慨有万千；  
共和开国六十载，  
改革开放三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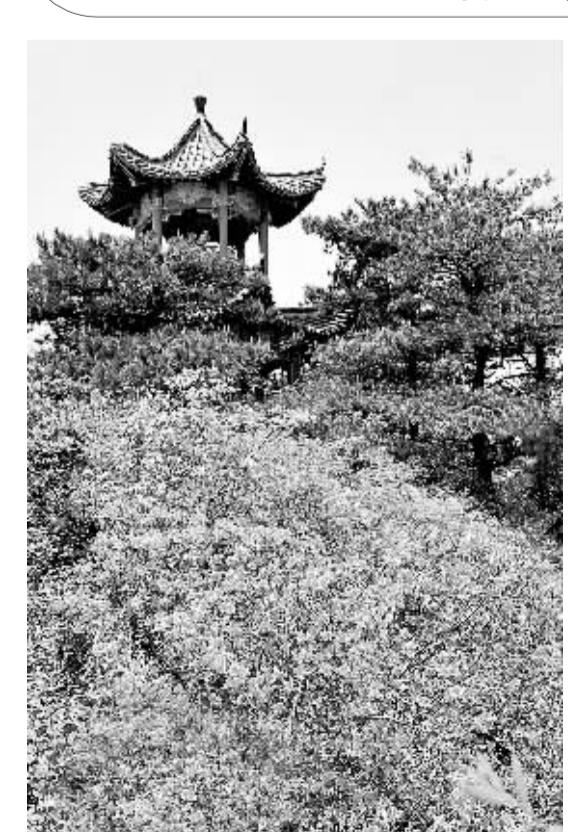
昔年劳碌难温饱，  
今日富足有休闲；  
青山绿水如画境，  
盛世中华孕槐园。

## 游九龙潭(外一首)

师建华

涓涓细流绕山峦，  
幽幽曲径峰崖穿。  
水清潭深飞瀑泄，  
游人如醉不思返。

游香山湖  
香炉悬桂云雾端，  
俯首远眺翠峰连。  
湖水似镜嵌山间，  
波光潋滟映蓝天。



王鸿飞  
摄